四庫全書

史部

西漢會要卷六

宋 徐天麟 撰

帝系六

公主

公主高紀如淳曰公羊傳曰天子嫁女於諸侯必使諸侯同姓者主之故謂之公主帝姊妹曰長公主諸王女曰翁主師古曰如是說也天子不親主婚故謂之公主諸王即自主婚故其女曰翁主翁者父也

太上皇女

昭哀后高帝姊初封宣夫人呂后七年尊曰昭哀后

高祖一女

魯元公主宣平侯張敖尚之孝惠時齊悼惠王尊為魯元太后

文帝二女

館陶長公主竇后生女嫖文帝即位為館陶長公主師古曰年最長故謂長公主堂邑侯陳午尚之見竇后傳

公主周勃太子勝之尚之見周勃傳

景帝三女

平陽公主王皇后長女本陽信長公主也為平陽侯曹壽所尚故稱平陽公主曹壽有惡疾上迺詔衛青尚平陽主見衛青傳

南宮公主王皇后次女

隆慮公主王皇后少女並見王皇后傳

武帝五女

鄂邑蓋長公主昭帝姊燕剌王傳云食邑鄂而為蓋侯妻也張晏云蓋侯王信師古曰信不取鄂主為妻當是信子頃侯充耳

夷安公主隆慮公主子昭平君尚見東方朔傳

衛長公主外戚傳云子夫生三女長主衛大子姊也帝以妻欒大見郊祀志

諸邑公主五行志征和二年巫蠱事興帝女諸邑公主陽石公主皆下獄死

陽石公主見上又武紀注云二公主皆衛皇后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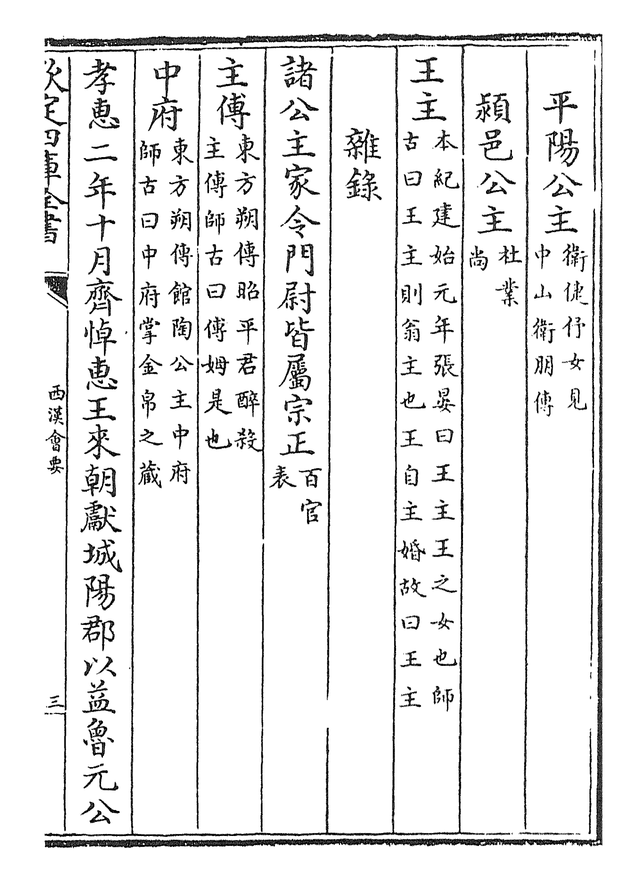
宣帝二女

館陶公主華倢伃女名施于定國子于永尚

敬武公主張臨尚臨死元帝令薛宣尚後王莽白太后賜藥死見宣傳

元帝三女

平都公主傅昭儀女



平陽公主衛倢伃女見中山衛朋傳

潁邑公主杜業尚

王主本紀建始元年張晏曰王主王之女也師古曰王主則翁主也王自主婚故曰王主

雜錄

諸公主家令門尉皆屬宗正百官表

主傅東方朔傳昭平君醉殺主傅師古曰傅姆是也

中府東方朔傳館陶公主中府師古曰中府掌金帛之藏

孝惠二年十月齊悼惠王來朝獻城陽郡以益魯元公

主邑尊公主為太后本紀

江充出逢館陶長公主行馳道中充呵問之公主曰有太后詔充曰獨公主得行車騎皆不得盡劾沒入官江充傳

衛青父鄭季以縣吏給事侯家平陽侯曹壽尚武帝姊陽信長公主季與主家僮衛媼通生青青既尊貴而平陽侯曹壽有惡疾就國長公主問列侯誰賢者左右皆言大將軍主笑曰此出吾家常騎從我奈何左右曰於今尊貴無比於是公主風白皇后皇后言之迺詔青尚

平陽公主衛青霍去病傳

王吉曰漢家列侯尚公主諸侯則國人承翁主使男事女夫詘於婦逆陰陽之位故多女亂王吉傳

夏侯嬰曾孫頗尚平陽公主主隨外家姓號孫公主故滕公子孫更為孫氏夏侯嬰傳

博成侯張建坐尚陽邑公主與婢姦主旁歔醉罵主免昭宣功臣表

和蕃公主

高帝罷平城歸是時冒頓單于兵彊控弦四十萬騎數苦北邊上患之以問婁敬敬曰陛下誠能以適長公主妻單于厚奉遺之彼知漢女送厚蠻夷必慕以為閼氏生子必為太子代單于冒頓在固為子婿死外孫為單于豈曾聞外孫敢與大父亢禮哉可毋戰以漸臣也若陛下不能遣長公主而令宗室及後宮詐稱公主彼亦知不肯貴近無益也高帝曰善遣長公主呂后泣曰妾唯以一太子一女奈何棄之匈奴上竟不能遣長公主

而取家人子為公主妻單于使敬往結和親約婁敬傳

孝惠三年以宗室女為公主嫁匈奴單于本紀

匈奴老上單于初立文帝復遣宗人女翁主為單于閼氏使官者中行説傅翁主匈奴傳

孝景五年遣公主嫁匈奴單于本紀

孝武元封中烏孫昆莫使使獻馬願得尚漢公主為昆弟天子問羣臣議許曰必先納聘然後遣女烏孫以馬千匹聘漢遣江都王建女細君為公主以妻焉賜乘輿

服御物為備官屬宦官侍御數百人贈送甚盛昆莫以為右夫人昆莫年老欲使其孫尚公主公主不聽上書言狀天子報從其國俗岑陬遂妻公主生一女少夫公主死漢復以楚王戊之孫解憂為公主妻岑陬西域傳

宣帝元康二年烏孫昆彌上書欲以漢外孫元貴靡為嗣得令復尚漢公主結婚重親畔絶匈奴願聘馬驘各千匹上遣使至烏孫先迎取聘昆彌及太子左右大將軍都尉皆遣使凡三百餘人入漢迎取少主上廼以烏孫

主解憂弟子相夫為公主置官屬侍御百餘人舍上林學烏孫言天子自臨平樂觀會匈奴使者外國君長大角抵設樂而遣之未出塞聞烏孫昆彌翁歸靡死天子徵還少主西域傳

先是烏孫昆彌歸靡因長羅侯常惠上書願以漢外孫元貴靡為嗣得復尚少主結婚內附畔去匈奴詔下公卿議望之以為烏孫絕域信其美言萬里結婚非長策也天子不聽神爵二年遣長羅侯惠使送公主配元貴

靡未出塞翁歸靡死其兄子狂王背約自立惠從塞下上書願留少主燉煌郡惠至烏孫責以負約因立元貴靡還迎少主詔下公卿議望之復以為不可烏孫持兩端亡堅約其效可見前少主在烏孫四十餘年恩愛不親密邊境未以安此已事之驗也今少主以元貴靡不得立而還信無負於四夷此中國之大福也少主不止繇役將興其原起此天子從其議召少主還後烏孫雖分國兩立以元貴靡為大昆彌漢遂不復與結婚蕭望之傳

甘露三年楚公主上書言年老土思願得歸骸骨葬漢地天子閔而迎之公主與烏孫男女三人俱來至京師時年且七十賜田宅奴婢奉養甚厚朝見儀比公主西域傳

元帝竟寧元年匈奴呼韓邪單于復入朝自言願婿漢氏以自親帝以後宮良家子王嬙字昭君賜單于單于驩喜王昭君號寧胡閼氏生一男呼韓邪死株絫單于復妻王昭君生二女長女為須卜居次小女為當于居次居次者女之號若漢言公主也見匈奴傳

內職

漢興因秦之稱號妾皆稱夫人又有美人良人八子七子長使少使之號焉至武帝制倢伃娙娥傛華充依各有爵位而元帝加昭儀之號凡十四等云

昭儀位視丞相爵比諸侯王

倢伃視上卿比列侯

娙娥視中二千石比關內侯

傛華視真二千石比大上造

美人視二千石比少上造

八子視千石比中更

充依視千石比左更

七子視八百石比右庶長

良人視八百石比左庶長

長使視六百石比五大夫

少使視四百石比公乘

五官視三百石

順常視二百石

無涓共和娛靈保林良使夜者皆視百石以上凡十四等

上家人子中家人子視有秩斗食並外戚傳

諸姬 諸姬見高五王傳又文紀薄姬注如淳曰姬眾妾之總稱漢官儀曰姬妾數百外戚傳亦曰幸姬戚夫人師古曰姬本周之姓貴於眾國之女所以婦人美號皆稱姬焉史記云高祖居山東時多美姬是也

長御 戾太子傳長御奇華趙皇后傳宮長李南漢官考云長御即宮長也

材人 翼奉傳未央建章甘泉材人名以百數藝文志未央材人師古曰材人天子内官

待詔掖庭 元帝賜單于待詔掖庭王嬙為閼氏應劭曰郡國獻女未御見須命於掖庭故曰待詔

中宮史許皇后傳曹立

學事史許皇后傳曹宮

太子有妃有良娣有孺子凡三等外戚傳

太子中人李敢女為太子中人

皇孫妻稱夫人史皇孫王夫人

皇孫妾無位號皆稱家人子外戚

雜錄

元帝既重傅倢伃及馮倢伃亦幸生中山孝王上欲殊

之於後宫以二人皆有子為王上尚在未得稱太后乃更號曰昭儀賜以印綬在倢伃上昭其儀尊之也至成哀時趙昭儀董昭儀皆無子猶稱焉傅昭儀傳

傅昭儀及子定陶王愛幸寵於皇后太子匡衡上疏曰臣聞室家之道修則天下之理得故詩始國風禮本冠婚始乎國風原情性而明人倫也本乎冠婚正基兆而防未然也福之興莫不本乎室家之道衰莫不始乎梱內故聖王必謹妃后之際別適長之位禮之於內也卑

不踰尊新不先故所以統人情而理陰氣也其尊適而卑庶也適子冠乎阼禮之用醴衆子不得與列所以貴正體而明嫌疑也非虛加其禮文而已乃中心與之殊異故禮探其情而見之外也聖人動靜游燕所親物得其序則海內自修百姓從化如當親者疏當尊者卑則佞巧之姦因時而動以亂國家故聖人謹防其端禁於未然不以私恩害公義陛下聖德純備莫不修正則天下無為而治詩云于以四方克定厥家傳曰正家而天

下定矣臣衡傳

孝成趙皇后既立後寵少衰而弟絕幸為昭儀居昭陽舍其中庭彤朱而殿上髹漆切皆銅沓冒黄金塗白玉階壁帶往往為黄金釭函藍田璧明珠翠羽飾之自後宫未常有焉趙后傳

建始三年冬日食地震同日俱發詔舉方正直言極諫之士谷永對曰明王即位正五事建大中以承天心則庶徵序於下日月理於上如人君淫溺後宫般樂游田

五事失於躬大中之道不立則咎徵降而六極至凡災異之發各象過失以類告人乃十二月朔日食婺女之分地震蕭牆之内二者同日俱發以丁寧陛下厥咎不遠宜厚求諸身意豈陛下志在閨門内寵太盛女不遵道嫉妬專上妨繼嗣歟古之王者廢五事之中失夫婦之紀妻妾得意謁行於内埶行於外至覆傾國或亂陰陽昔褒姒用國宗周以喪閻妻驕扇日以不臧此其效也夫妻之際王事綱紀安危之機聖王所致謹也昔舜

飭正二女以崇至德楚莊忍絶丹姬以成伯功幽王惑於褒姒周德降亡魯威脅於齊女社稷以傾誠修後宮之政明尊卑之序貴者不得嫉妬專寵以絶驕嫚之端抑褒閻之亂賤者咸得秩進各得厥職以廣繼嗣之統息白華之怨後宮親屬饒之以財勿與政事以遠皇父之類損妻黨之權未有閨門治而天下亂者也谷永傳

其夏復令方正對策永對曰日食地震皇后貴妾專寵所致陛下誠深察愚臣之言平天覆之施使列妾得人

人更進猶尚未足也急復益納宜子婦人毋擇好醜毋避嘗字毋論年齒推法言之陛下得繼嗣於微賤之間乃反為福得繼嗣而已母非有賤也後宮女史使令有直意者廣求於微賤之間以遇天所開右慰釋皇太后之憂慍解謝上帝之譴怒則繼嗣蕃滋灾異訖息谷永傳

杜欽對策曰日以戊申蝕時加未戊未土也土者中宮之部其夜地震未央宮殿中此必適妾將有爭寵相害而為患者唯陛下深戒之正后妾抑女寵防奢泰去佚

游如此即堯舜不足與比隆咎異何足消滅杜欽傳

哀帝名董賢女弟以為昭儀位次皇后更名其舍為椒風以配椒房云董賢傳

五官以下葬司馬門外外戚傳

出宮人

呂太后時出宮人以賜諸王各五人竇皇后傳

孝文十二年出孝惠皇帝後宮美人令得嫁本紀

後七年遺詔歸夫人以下及少使本紀

孝景後三年遺詔出宮人歸其家復終身本紀

元帝初即位年歳不登諫大夫貢禹奏言古者宮女不過九人高祖考文考景皇帝循古節儉宮女不過十餘後世争為奢侈轉轉益甚武帝時又多取好女至數千人以填後宮及棄天下昭帝幼弱霍光専事皆以後宮女置於園陵大失禮逆天心昭帝晏駕光復行之至孝宣皇帝時陛下惡有所言羣臣亦随故事甚可痛也故使天下承化取女皆大過度諸侯妻妾或至數百人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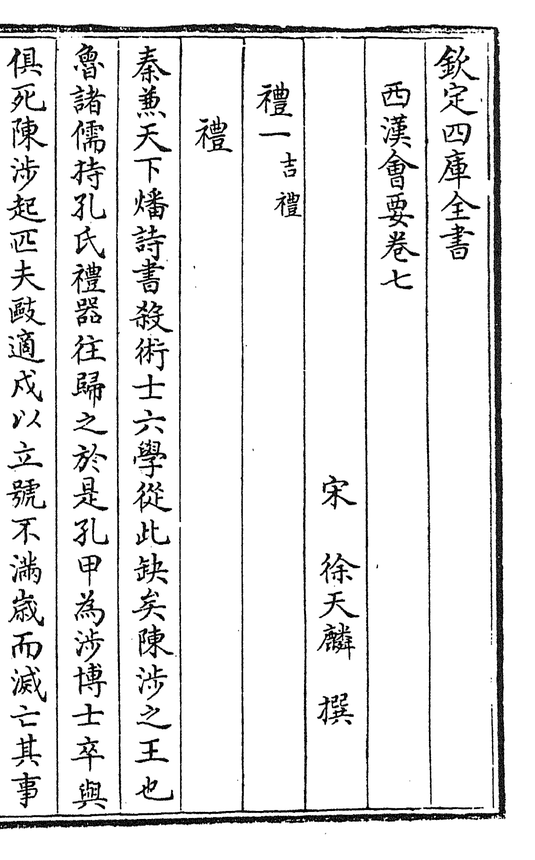
宫吏民蓄歌者至數十人是以内多怨女外多曠夫皆在大臣循故事之辠也唯陛下審察後宫擇其賢者留二十人餘悉歸之及諸園陵女無子者宜悉遣獨杜陵宫數百誠可哀憐也天子納善其忠本傳

成帝永始四年出杜陵諸未嘗御者歸家本紀張晏曰宫人無子乃守國陵也

哀帝即位掖庭宫人年三十以下出嫁之本紀

平帝崩太后詔出媵妾皆歸家得嫁如孝文時故事本紀

西漢會要卷六


欽定四庫全書

西漢會要卷七

宋 徐天麟 撰

禮一吉禮

禮

秦兼天下燔詩書殺術士六學從此缺矣陳涉之王也魯諸儒持孔氏禮器往歸之於是孔甲為涉博士卒與俱死陳涉起匹夫敺適戍以立號不滿歲而滅亡其事

至微淺然而搢紳先生負禮器往委質爲臣者何也以秦禁其業積怨而發憤於陳王也及高皇帝誅項籍引兵圍魯魯中諸儒尚講誦習禮弦歌之音不絶豈非聖人遺化好學之國哉於是諸儒始得修其經學講大射鄉飲之禮

儒林序

漢王已并天下諸侯共尊爲皇帝於定陶叔孫通就其儀號高帝悉去秦儀法爲簡易羣臣飲醉或爭功妄呼拔劒擊柱上患之通知上益厭之說上曰夫儒者難與

進取可與守成臣願名魯諸生與臣弟子共起朝儀高帝曰得無難乎通曰五帝異樂三王不同禮禮者因時世人情為之節文者也故夏殷周禮所因損益可知者謂不相復也臣願頗采古禮與秦儀雜就之上曰可試為之令易知度吾所能行為之於是通使名魯諸生三十餘人魯有兩生不肯行曰今天下初定死者未葬傷者未起又欲起禮樂禮樂所由起百年積德而後可興也吾不忍為公所為公所為不合古吾不行公往矣毋汚我通

笑曰若真鄙儒不知時變遂與所召三十人西及上左右為學者與其弟子百餘人為緜蕞野外如淳曰謂以茅翦植地為纂位尊卑之次也習之月餘通曰上可試觀上使行禮曰吾能為此迺令羣臣習肄會十月漢七年長樂宮成諸侯羣臣朝十月儀先平明謁者治禮引以次入殿門廷中陳車騎戍卒衛官設兵張旗志志與幟同傳曰趨殿下郎中俠陛陛數百人功臣列侯諸將軍軍吏以次陳西方東鄉文官丞相以下陳東方西鄉大行設九賓臚句傳蘇林曰上傳語

告下為臚下告上為句也韋昭曰大行掌賓容之禮今之鴻臚也九賓則周禮九儀也謂公侯伯子男孤卿大夫士也於是皇帝輦出房百官執戟傳警戟史記作職引諸侯王以下莫不震恐肅敬至禮畢盡伏置法酒師古曰法酒猶言禮酌謂不飲之至醉諸侍坐殿上皆伏抑首以尊卑次起上壽觴九行謁者言罷酒御史執法舉不如儀者輒引去竟朝置酒無敢讙譁失禮者於是高帝曰吾迺今日知為皇帝之貴也拜通為奉常賜金五百斤九年高帝徙通為太子太傅孝惠即位迺謂通曰先帝園陵寢廟羣臣莫

習徒通為奉常（師古曰又重為之也）定宗廟儀法及稍定漢諸儀法皆通所論著也（叔孫通傳）

文帝時賈誼以為漢興至今二十餘年宜定制度興禮樂然後諸侯軌道百姓素樸獄訟衰息迺草具其儀天子說焉而大臣絳灌之屬害之故其儀遂寢（志又誼傳云誼乃草具其儀奏之文帝謙讓未遑也）

賈誼言今民賣僮者為之繡衣絲履偏諸緣內之閑中是古天子后服所以廟而不宴者也而庶人得以衣婢

妾白縠之表薄紈之裏緁以偏諸美者黼繡是古天子之服今富人大賈嘉會召客者以被牆古者以奉一帝一后而節適今庶人屋壁得為帝服倡優下賤得為后飾然而天下不屈者殆未有也且帝之身自衣皁綈而富民牆屋被文繡天子之后以緣其領庶人孽妾緣其履此臣所謂舛也夫百人作之不能衣一人欲天下無寒胡可得也一人耕之十人聚而食之欲天下亡飢不可得也飢寒切於民之肌膚欲其亡為姦邪不可得也

國已屈矣盜賊直須時耳然而獻計者曰毋動為大耳夫俗至大不敬也至亡等也至冒上也進計者猶曰無為可為長太息者此也商君遺禮義棄仁恩并心於進取行之二歲秦俗日敗故秦人家富子壯則出分家貧子壯則出贅借父耰鉏慮有德色母取箕箒立而誶語抱哺其子與公併倨婦姑不相說則反脣而相稽其慈子耆利不同禽獸者亡幾耳然并心而赴時猶曰蹷六國兼天下功成求得矣終不知反廉愧之節仁義之厚

信并兼之法遂進取之業天下大敗衆掩寡智欺愚勇威怯壯陵衰其亂至矣是以大賢起之威震海内德從天下曩之為秦者今轉而為漢矣然其遺風餘俗猶尚未改今世以侈靡相競而上亡制度棄禮誼捐廉恥日甚可謂月異而歳不同矣逐利不耳慮非顧行也今其甚者殺父兄矣盜者剟寢户之簾搴兩廟之器白晝大都之中剽吏而奪之金矯偽者出幾十萬石粟賦六百餘萬錢乗傳而行郡國此其亡行義之先至者也而大臣特

以簿書不報期會之間以為大故至於俗流失世壞敗因恬而不知怪慮不動於耳目以為是適然耳夫移風易俗使天下回心而鄉道類非俗吏之所能為也俗吏之所務在於刀筆筐篋而不知大體陛下又不自憂竊為陛下惜之夫立君臣等上下使父子有禮六親有紀此非天之所為人之所設也夫人之所設不為不立不植則僵不修則壞筦子曰禮義廉恥是謂四維四維不張國乃滅亡使筦子愚人也則可筦子而稍知治體則

是豈可不為寒心哉秦滅四維而不張故君臣乖亂六親殃戮姦人並起萬民離叛凡十五歲而社稷為虚今四維猶未備也故姦人幾幸而衆心疑惑豈如今定經制令君君臣臣上下有差父子六親各得其宜姦人亡所幾幸而羣臣衆信上不疑惑此業壹定世世常安而後有所持循矣若夫經制不定是猶度江河亡維楫中流而遇風波船必覆矣可為長太息者此也夫禮者禁於將然之前而法者禁於已然之後是故法之所用易

見而禮之所為至難知也曰禮云禮云者貴絶惡於未萌而起敎於微眇使民日遷善逺辠而不自知也賈誼傳

武帝即位進用英雋議立明堂制禮服以興太平會竇太后好黄老言不説儒術其事又廢後董仲舒對策言漢得天下以來常欲善治而至今不能善治者失之於當更化而不更化也更化則可以善治而灾害日去福禄日來矣時上方征討四夷不暇留意禮文之事志

元朔五年夏六月詔曰蓋聞導民以禮風之以樂今禮

壞樂崩朕甚閔焉故詳延天下方聞之士咸薦諸朝其令禮官勸學講義洽聞舉遺興禮以為天下先太常其議予博士弟子崇鄉黨之化以厲賢材焉本紀

漢承百王之獘高祖撥亂反正文景務在養民至于稽古禮文之事猶多闕焉孝武初立卓然罷黜百家表章六經遂疇咨海内舉其俊茂與之立功興大學修郊祀改正朔定歷數協音律作詩樂建封禪禮百神紹周後號令文章煥焉可述後嗣得遵洪業而有三代之風如

武帝之雄材大略不改文景之恭儉以濟斯民雖詩書所稱何有加焉武帝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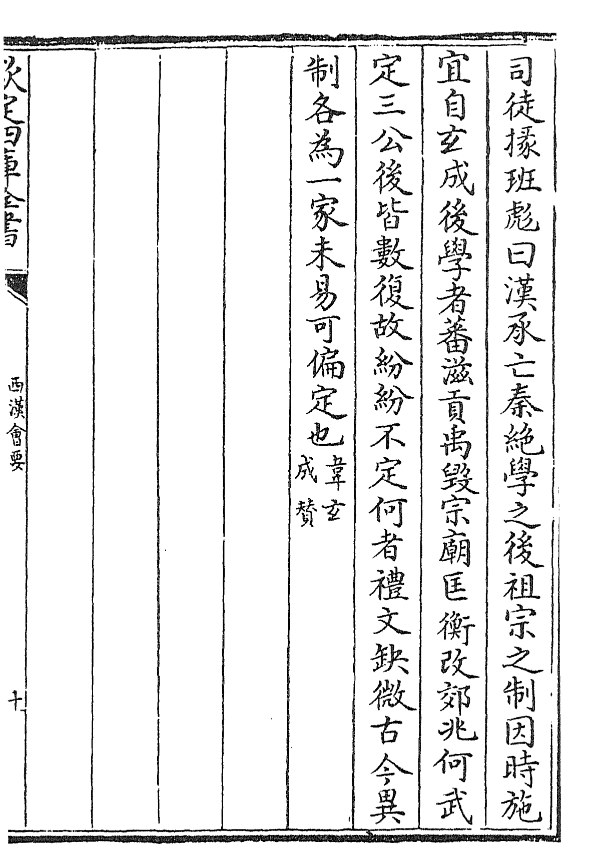
宣帝時琅邪王吉為諫大夫上疏言欲治之主不世出公卿幸得遭遇其時未有建萬世之長策舉明主於三代之隆者也其務在於簿書斷獄聽訟而已此非太平之基也今俗吏所以牧民者非有禮義科指可世世通行者也以意穿鑿各取一切是以詐偽萌生刑罰無極質樸日消恩愛寖薄孔子曰安上治民莫善於禮非空

言也願與大臣延及儒生述舊禮明王制敺一世之民躋之仁壽之域則俗何以不若成康壽何以不若高宗上不納其言吉以病去至成帝時犍為郡於水濱得古磬十六枚議者以為善祥劉向因是説上宜興辟雍設庠序陳禮樂隆雅頌之聲盛揖遜之容以風化天下如此而不治者未之有也或曰不能具禮禮以養人為本如有過差是過而養人也刑罰之過或至死傷今之刑非臯陶之法也而有司請定法削則削筆則筆救時務

也至於禮樂則曰不敢是敢於殺人不敢於養人也為其俎豆筦弦之間小不備因是絶而不為是去小不備而就大不備或莫甚焉夫教化之比於刑法刑法輕是舍所重而急所輕也且教化所恃以為治也刑法所以助治也今廢所恃而獨立其所助非所以致太平也自京師有誖逆不順之子孫至於陷大辟受刑戮者不絶繇不習五常之道也夫承千歲之衰周繼暴秦之餘敝民漸漬惡俗貪饕險詖不閑義理不示以大化而獨敺

以刑罰終已不改故曰尊之禮樂而民以和睦初叔孫通將制定禮儀見非於齊魯之士然卒為漢儒宗業垂後嗣斯成法也成帝以向言下公卿議會向病卒丞相大司空奏請立辟雍案行長安城南營表未作遭成帝崩羣臣引以定謚及王莽為宰衡欲燿衆庶遂興辟雍因以篡位海内畔之世祖受命中興撥亂反正改定京師于土中即位三十年四夷賓服百姓家給政教清明迺營立明堂辟雍顯宗即位躬行其禮宗祀光武皇帝

于明堂養三老五更於辟廱威儀既盛美矣然德化未流洽者禮樂未具羣下無所誦說而庠序尚未設之故也孔子曰辟如為山未成一簣止吾止也今叔孫通所撰禮儀與律令同錄藏於理官法家又復不傳漢興寢而不著民臣莫有言者又通沒之後河間獻王采禮樂古事稍稍增輯至五百餘篇今學者不能昭見但推士禮以及天子說義又頗謬異故君臣長幼交接之道寖以不章志



司徒掾班彪曰漢承亡秦絶學之後祖宗之制因時施宜自玄成後學者蕃滋貢禹毁宗廟匡衡改郊兆何武定三公後皆數復故紛紛不定何者禮文缺微古今異制各為一家未易可偏定也韋玄成贊

西漢會要卷七

欽定四庫全書

西漢會要卷八

宋　徐天麟　撰

禮二 吉禮

封禪

孝文十五年用新垣平言既郊見渭陽五帝於是使博士諸生刺六經中作王制謀議巡狩封禪事明年人有上書告平所言皆詐也下吏治誅垣平是後文帝怠於

改正服鬼神之事郊祀志

武帝初即位尤敬鬼神之祀漢興已六十餘歲矣天下乂安縉紳之屬皆望天子封禪改正度也而上鄉儒術招賢良趙綰王臧等以文學為公卿欲議古立明堂城南以朝諸侯草巡狩封禪改歴服色事未就竇太后不好儒術使人微伺趙綰等姦利事按綰臧自殺諸所興為皆廢郊祀志

元狩元年上幸雍祠五時獲白麟奇木博謀羣臣終軍對

曰宜因昭時令日改定吿元首白茅於江淮發嘉號于營丘以應緝熙使著事者有紀焉終軍傳

司馬相如既病免家居茂陵天子曰相如病甚可往從悉取其書若後之矣使所忠往師古曰使者姓名也而相如已死家無遺書問其妻對曰長卿未死時為一卷書曰有使來求書奏之其遺札書言封禪事所忠奏焉天子異之其辭曰伊上古之初肇自顥穹生民歷選列辟以迄乎秦率邇者踵武聽遡者風聲紛輪威蕤堙滅而不稱者

不可勝數也繼昭夏崇號謚畧可道者七十有二君罔若淑而不昌疇逆失而能存黄帝之前遐哉邈乎其詳不可得聞已五三六經載籍之傳維見可覩也書曰元首明哉股肱良哉因斯以談君莫盛於堯臣莫賢於后稷后稷創業於唐公劉發迹於西戎文王改制爰周郅隆大行越成而后陵遲衰微千載亡聲豈不善始善終哉然無異端審所由於前謹遺教於後耳故軌迹夷易易遵也湛恩厖洪易豐也憲度著明易則也垂統理順

易繼也是以業隆於繦保而崇冠乎二后揆厥所元終
都攸卒未有殊尤絶迹可考於今者也然猶躡梁父登
太山建顯號施尊名大漢之德逢涌原泉沕潏曼羨旁
魄四塞雲布霧散上暢九垓下泝八埏懷生之類沾濡
浸潤協氣横流武節猋逝邇陿游原迥闊泳末首惡鬱
没闇昧昭晣昆蟲闓懌回首面内然后囿騶虞之珍羣
徼麋鹿之怪獸導一莖六穗於庖犧雙觡共抵之獸獲
周餘放龜于岐招翠黄乘龍於沼鬼神接靈圉賓於閒

館奇物譎詭俶儻窮變欽哉符瑞臻茲猶以為薄不敢道封禪蓋周躍魚隕杭休之以燎微夫斯之為符也以登介丘不亦恧乎進遜之道何其爽與於是大司馬進曰陛下仁育羣生義征不譓諸夏樂貢百蠻執贄德牟往初功無與二休烈浹洽符瑞衆變期應紹至不特創見意者太山梁父設壇場望幸蓋號以況榮上帝垂恩儲祉將以慶成陛下嗛讓而弗發也挈三神之歡缺王道之儀羣臣恧焉或謂且天為質闇示珍符固不可辭若

然辭之是泰山靡記而梁甫罔幾也亦各並時而榮咸濟厥世而屈說者尚何稱於後而云七十二君哉夫修德以錫符奉符以行事不為越進也故聖王弗替而修禮地祇謁欵天神勒功中嶽以章至尊舒盛德發號榮受厚福以浸黎民皇皇哉斯事天下之壯觀王者之卒業不可貶也願陛下全之而后因雜縉紳先生之略術使獲曜日月之末光絶炎以展采錯事猶兼正列其義祓飾厥文作春秋一藝將襲舊六為七攄之無窮俾萬

世得激清流揚微波蜚英聲騰茂實前聖之所以永保鴻名而常為稱首者用此宜命掌故悉奏其儀而覽焉於是天子沛然改容曰俞乎朕其試哉乃遷思回慮總公卿之議詢封禪之事詩大澤之博廣符瑞之富遂作頌曰自我天覆雲之油油甘露時雨厥壤可游滋液滲漉何生不育嘉穀六穗我穡曷蓄匪唯雨之又潤澤之匪唯偏我氾布護之萬物熙熙懷而慕之名山顯位望君之來君兮君兮侯不邁哉般般之獸樂我君囿白質

黑章其儀可喜旼旼穆穆君子之態葢聞其聲今視其來厥塗靡從天瑞之徵玆爾於舜虞氏以興濯濯之麟游彼靈畤孟冬十月君徂郊祀馳我君輿帝用享祉三代之前葢未嘗有宛宛黃龍興德而升采色玄耀煥炳煇煌正陽顯見覺寤黎烝於傳載之云受命所乘厥之有章不必諄諄依類託寓諭以封巒披藝觀之天人之際已交上下相發允答聖王之事兢兢翼翼故曰於興必慮衰安必思危是以湯武至尊嚴不失肅祗舜在假

典顧省厥遺此之謂也相如既卒五歳上始祭后土八年而遂禮中嶽封於太山至梁父禪肅然司馬相如傳

是時李少君以祠竈卻老方見上言祠竈皆可致物而丹砂可化為黄金黄金成以為飲食器則益壽益壽則海中蓬萊仙者可見之以封禪則不死黄帝是也於是天子始親祠竈後二年郊雍獲一角獸若麃然有司曰陛下肅祗郊祀上帝報享錫一角獸蓋麟云於是以薦五畤畤加一牛以燎賜諸侯白金以風符應合乎天也

於是濟北王以為天子且封禪上書獻泰山及其旁邑天子以它縣償之常山王有罪遷天子封其弟貞定以續先王祀而以常山為郡然後五嶽皆在天子之郡郊祀志

元鼎四年上始巡幸郡縣寖尋於泰山矣其夏六月上得寶鼎公孫卿有札書曰黄帝得寶鼎冕候問於鬼臾區鬼臾區對曰黄帝得寶鼎神策是歲己酉朔旦冬至得天之紀終而復始於是黄帝迎日推策後率二十歲復朔旦冬至凡二十推三百八十年黄帝仙登于天卿

因所忠欲奏之所忠視其書不經疑其妄言謝曰寶鼎事已決矣尚何以為卿因嬖人奏之上大說乃召問卿對曰受此書申公申公已死上曰申公何人也卿曰齊人與安期生通受黃帝言無書獨有此鼎書曰漢興復當黃帝之時曰漢之聖者在高祖孫且曽孫也寶鼎出而與神通封禪封禪七十二王唯黃帝得上泰山封申公曰漢帝亦當上封禪封禪則能僊登天矣黃帝萬諸侯而神靈之封君七千天下名山八而三在蠻夷五

在中國中國華山首山太室山泰山東萊山此五山黄帝之所常游與神會黄帝且戰且學僊患百姓非其道迺斷斬非鬼神者百餘歲然後得與神通黄帝郊雍上帝宿三月鬼臾區號大鴻死葬雍故鴻冢是也其後黄帝接萬靈明庭明庭者甘泉也所謂寒門者谷口也黄帝采首山銅鑄鼎於荆山下鼎既成有龍垂胡頿下迎黄帝黄帝上騎羣臣後宮從上龍七十餘人龍迺上去餘小臣不得上迺悉持龍頿龍頿拔墮墮黄帝之弓百姓仰望黄帝既上天乃抱其弓

與龍頷號故後世因名其處曰鼎湖其弓曰烏號於是天子曰嗟乎誠得如黄帝吾視去妻子如脱屣耳郊祀志帝議欲放古巡守封禪之事諸儒對者五十餘人未能有所定先是司馬相如病死有遺書頌功德言符瑞足以封泰山上竒其書以問兒寛寛對曰陛下躬發聖德統楫羣元宗祀天地薦禮百神精神所鄉徵兆必報天地並應符瑞昭明其封泰山禪梁父昭姓考瑞帝王之盛節也然享薦之義不著於經以為封禪告成合祛於

天地神祇祇戒精專以接神明總百官之職各稱事宜而為之節文唯聖王所由制定其當非羣臣之所能列今將舉大事優游數年使羣臣得人自盡終莫能成唯天子建中和之極兼總條貫金聲而玉振之以順成天慶垂萬世之基上然之乃自制儀采儒術以文焉兒寬傳

元封元年冬上議曰古者先振兵釋旅然後封禪迺遂北巡朔方勒兵十餘萬騎還祭黄帝冢橋山釋兵凉如上曰吾聞黄帝不死有冢何也或對曰黄帝以僊上天羣

臣葬其衣冠既至甘泉為且用事泰山先類祠泰一日得寶鼎上與公卿諸生議封禪封禪用希曠世莫知其儀體而羣儒采封禪尚書周官王制之望祀射牛事齊人丁公年九十餘曰封禪者古不死之名也秦皇帝不得上封陛下必欲上稍上即無風雨遂上封矣上於是迺令諸儒習射牛草封禪儀數年至且行天子既聞公孫卿及方士之言黃帝以封禪皆致怪物與神通欲放黃帝以接神人蓬萊高世比德於九皇而頗采儒術以文

之羣儒既已不能辨明封禪事又拘於詩書古文而不敢騁上為封祠器視羣儒羣儒或曰不與古同徐偃又曰太常諸生行禮不如魯善周霸屬圖封事於是上黜偃霸而盡罷諸儒弗用三月迺東幸緱氏禮登中嶽太室從官在山上聞若有言萬歲云問上上不言問下下不言迺令祠官加增太室祠禁無伐其山木以山下户凡三百封宦高為之奉邑獨給祠復無有所與上因東上泰山泰山草木未生迺令人上石立之泰山巔上遂東巡

海上行禮祠八神齊人之上疏言神怪竒方者以萬數迺益發船令言海中神山者數千人求蓬萊神人公孫卿持節常先行候名山至東萊言夜見大人長數丈就之則不見見其迹甚大類禽獸云羣臣有言見一老父牽狗言吾欲見鉅公已忽不見上既見大迹未信及羣臣又言老父則大以為僊人也宿留海上與方士傳車及間使求神僊人以千數四月還至奉高上念諸儒及方士言封禪人殊不經難施行天子至梁父禮祠地主至

乙卯令侍中儒者皮弁搢紳射牛行事封泰山下東方如郊祠泰一之禮封廣丈二尺高九尺其下則有玉牒書祕禮畢天子獨與侍中奉車子侯上泰山亦有封其事皆禁明日下陰道丙辰禪泰山下阯東北肅然山如祭后土禮天子皆親拜見衣上黄而盡用樂焉江淮間一茅三脊為神籍五色土益雜封縱遠方竒獸飛禽及白雉諸物頗以加祠兕牛象犀之屬不用皆至泰山然後去封禪祠其夜若有光晝有白雲出封中天子從禪

還坐明堂羣臣更上壽下詔改元封元年又曰古者天子五載一廵狩用事泰山諸侯有朝宿地其令諸侯各治邸泰山下天子既已封泰山無風雨而方士更言蓬萊諸神若將可得於是上欣然庶幾遇之復東至海上望焉車子侯暴病一日死上乃遂去並海上北至碣石廵自遼西歷北邊至九原五月迺至甘泉周萬八千里云其秋有星孛于東井後十餘日有星孛于三能望氣王朔言復獨見填星出如瓜食頃復入有司皆曰陛下建

漢家封禪天其報德星云郊祀志

又本紀云春正月行幸緱氏詔曰朕用事華山至于中嶽獲駮麃見夏后啓母石翌日親登嵩高御史乘屬在廟旁吏卒咸聞呼萬歲者三登禮罔不答其令祠官加增太室祠禁無伐其草木以山下户三百為之奉邑名曰崇高獨給祠復亡所與行遂東廵海上夏四月癸卯上還登封泰山降坐明堂詔曰朕以眇身承至尊兢兢焉惟德菲薄不明于禮樂故用事八神遭天地況施著

見景象昬然如有聞震于怪物欲止不敢遂登封泰山至於梁父然後升禪肅然自新嘉與士大夫更始其以十月為元封元年行所巡至博奉高蛇丘歷城梁父民田租逋賦貸已除加年七十以上孤寡帛人二疋四縣無出今年算賜天下民爵一級女子百户牛酒行自泰山復東巡海上至碣石自遼西歷北邊九原歸于甘泉郊祀志

元封五年行南巡狩春三月還至泰山增封紀下同

太初元年冬十月行幸泰山十二月禪高里按封禪書云祠上帝

明堂毋修封禪徐廣曰常五年一修耳今適二年故但祠明堂

三年修泰山禮石閭自元封五年修封至是五年

天漢三年行幸泰山修封

太始四年行幸泰山修封禮石閭

征和四年上幸泰山修封禪石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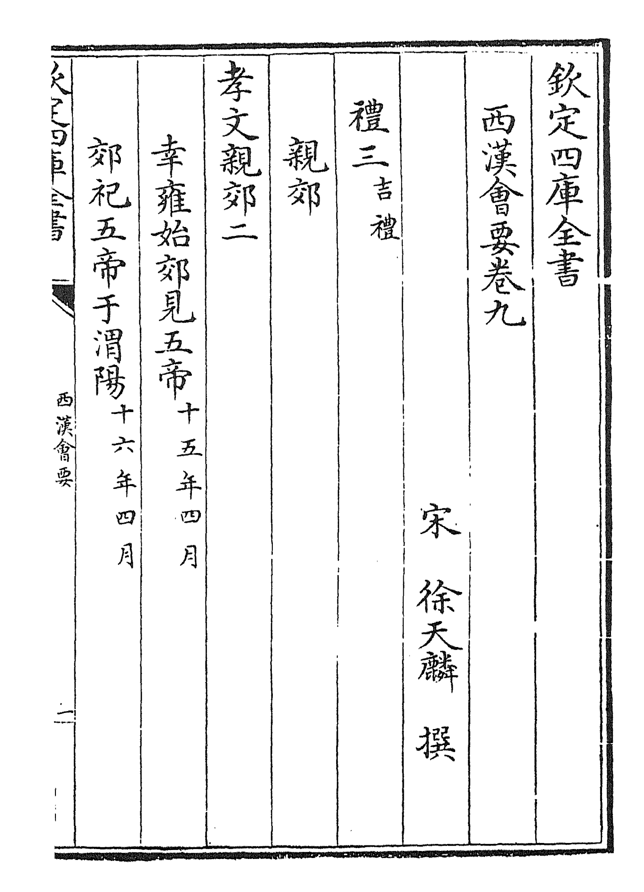
泰山五年一修封武帝凡五修封郊祀志

霍去病伐匈奴封狼居胥山禪於故衍登臨翰海本傳

封禪議對十九篇武帝時也

漢封禪羣祀三十六篇藝文志

西漢會要卷八



西漢會要卷九

宋　徐天麟　撰

禮三吉禮

親郊

孝文親郊二

幸雍始郊見五帝十五年四月

郊祀五帝于渭陽十六年四月

孝景親郊一

幸雍郊五畤中六年十月

孝武親郊十一

幸雍祠五畤八元光二年十月 元狩元年十月
二年十月 元鼎四年十月
五年十月 元封二年十月
四年十月 大始四年十二月

幸甘泉郊泰畤三元封五年四月 天漢元年正月
後元元年正月

孝宣親郊六

幸雍祠五畤一五鳳二年三月

幸甘泉郊泰畤五

神爵元年正月　五鳳元年正月
甘露元年正月　三年正月
黃龍元年正月

孝元親郊八

幸雍祠五畤三

初元五年三月　永光四年三月
建昭元年三月

幸甘泉郊泰畤五

初元二年正月　四年正月
永光元年正月　五年正月
建昭二年正月

孝成親郊九

幸雍祠五畤四

永始二年十一月　元延元年三月
三年三月　綏和元年三月

幸甘泉郊泰畤四永始四年正月　元延二年正月　四年正月　綏和二年正月

郊祀長安南北郊一建始二年正月　南郊三月北郊

孝平親郊一

郊祀高祖以配天元始四年　已上並本紀

雜錄

漢王二年冬東擊項籍而還入關問故秦時上帝祠何帝也對曰四帝有白青黃赤帝之祠高祖曰吾聞天有五帝而四何也莫知其說於是高祖曰吾知之矣迺待

我而具五也迺立黑帝祠名曰北畤有司進祠上不親往悉名故秦祀官復置太祝太宰如其故儀禮下詔曰吾甚重祠而敬祭今上帝之祭及山川諸神當祠者各以其時禮祠之如故

孝文帝十四年以歲比登詔有司增雍五畤路車各一乘駕被具西畤畦畤寓車各一乘寓馬四疋駕被具詔曰有異物之神見于成紀毋害於民朕幾郊祀上帝諸神禮官議毋諱以朕勞有司皆曰古者天子夏親郊

祀上帝於郊故曰郊於是夏四月文帝始幸雍郊見五時祠衣皆上赤

趙人新垣平以望氣見上言長安東北有神氣成五采若人冠冕焉或曰東北神明之舍西方神明之墓也天瑞下宜立祠上帝以合符應於是作渭陽五帝廟同宇帝一殿面五門各如其帝色祠所用及儀亦如雍五時明年夏四月文帝親拜霸渭之會以郊見渭陽五帝五帝廟臨渭其北穿蒲池溝水權火舉而祠若光輝然屬

天馬文帝出長門若見五人於道北遂因其直立五帝壇祠以五牢其明年平使人持玉杯上書闕下獻之平言上曰闕下寶玉氣來者已視之果有獻玉杯者刻曰人主延壽平又言臣候日再中居頃之日却復中於是始更以十七年為元年令天下大酺平言曰周鼎亡在泗水中今河決通於泗臣望東北汾陰直有金寶氣意周鼎其出乎兆見不迎則不至於是上使使治廟汾陰南臨河欲祠出周鼎人有上書告平所言皆詐也下吏治誅

夷平是後文帝怠於改正服鬼神之事而渭陽長門五帝使祠官領以時致禮不往焉

武帝時亳人謬忌奏祠泰一方曰天神貴者泰一泰一佐曰五帝古者天子以春秋祭泰一東南郊日一太牢七日為壇門八通之鬼道於是天子令太祝立其祠長安城東南郊常奉祀如忌方其後人上書言古者天子三年一用太牢祠三一天一地一泰一天子許之令太祝領祠之於忌泰一壇上如其方後人復有言古天子

常以春解祠祠黄帝用一梟破鏡冥羊用羊祠馬行用一青牡馬泰一臯山山君用牛武夷君用乾魚陰陽使者以一牛令祠官領之如其方而祠泰一於忌泰一壇旁後二年郊雍獲一角獸若麃然有司曰陛下肅祗郊祀上帝報享錫一角獸蓋麟云於是以薦五時時加一牛以燎賜諸侯白金以風符應合于天也

元鼎中上雍且郊或曰五帝泰一之佐也宜立泰一而上親郊之上疑未定明年上遂郊雍至隴西登空桐幸

甘泉令祠官寛舒等具泰一祠壇壇放亳忌泰一壇三陔五帝壇環居其下各如其方黄帝西南除八通鬼道泰一所用如雍一時物而加醴棗脯之屬殺一犛牛以為俎豆牢具而五帝獨有俎豆醴進其下四方地為腏食羣神從者及北斗云已祠胙餘皆燎之其牛色白白鹿居其中彘在鹿中鹿中水而酒之祭日以牛祭月以羊彘特泰一祝宰則衣紫及繡五帝各如其色日赤月白十一月辛巳朔旦冬至昧爽天子始郊拜泰一朝朝

日夕夕月則揖而見泰一如雍郊禮其賛饗曰天始以寶鼎神策授皇帝朔而又朔終而復始皇帝敬拜見焉而衣上黄其祠列火滿壇壇旁亨炊具有司曰祠上有光公卿言皇帝始郊見泰一雲陽有司奉瑄玉嘉牲薦饗是夜有美光及晝黄氣上屬天大史令談祠官寛舒等曰神靈之休佑福兆祥宜因此地光域立泰畤壇以明應令太祝領秋及臘間祠三歲天子壹郊見

宣帝元康四年下詔曰蓋聞天子尊事天地修祀山川

古今通禮也間者上帝之祠闕而不親十有餘年朕甚懼焉朕親飭躬齊戒親奉祀為百姓蒙嘉氣獲豐年焉明年正月上始幸甘泉郊見泰畤數有美祥修武帝故事盛車服敬齊祠之禮頗作詩歌已上並郊祀志

親祠后土北郊附

孝武祠后土五

幸河東祠后土元封四年三月　六年三月　太初元年十二月　二年三月　天漢元年三月

孝宣祠后土二

幸河東祠后土 神爵元年三月 五鳳元年三月

孝元祠后土三 郊祀志云五奉后土之祠今紀之所書止存其三

幸河東祠后土 初元四年三月 建昭二年三月 永光五年三月

孝成祠后土五

祀后土于長安北郊 建始二年三月

幸河東祠后土四 永始四年三月 元延四年三月 元延二年三月 綏和二年三月

武帝元鼎四年天子郊雍曰今上帝朕親郊而后土無

祀則禮不答也有司與太史令談祠官寛舒議天地牲角繭栗今陛下親祠后土后土宜於澤中圜丘為五壇壇一黄犢牢具已祠盡瘞而從祠衣上黄於是天子東幸汾隂汾隂男子公孫滂洋等見汾旁有光如絳上遂立后土祠於汾隂脽上如寛舒等議上親望拜如上帝禮郊祀志

成帝建始元年徙甘泉泰畤河東后土於長安南北郊永始元年紀作三年三月以未有皇孫復甘泉河東祠綏和二

年以卒不獲祐復長安南北郊建平三年懼孝哀皇帝之疾未瘳復甘泉汾陰祠平帝元始五年王莽言宜如建始時丞相衡等議復長安南北郊奏可三十餘年間天墜之祠五徙焉詳見郊議

莽又與大師光大司徒宮羲和歆等八十九人議皆曰天子父事天母事地今稱天神曰皇天上帝泰一兆曰泰畤而稱墜祇曰后土與中央黄靈同又兆北郊未有尊稱宜令墜祇稱皇墜后祇兆曰廣畤奏可並郊祀志

雜錄

元延二年三月將祭后土上迺率羣臣横大河湊汾陰既祭行遊介山回安邑顧龍門覽鹽池登歷觀陟西嶽以望八荒迹殷周之虛眇然以思唐虞之風揚雄以為臨川羡魚不如歸而結罔還上河東賦以勸揚雄傳

西漢會要卷九

西漢會要卷十

宋 徐天麟 撰

禮四 吉禮

郊議

成帝初即位丞相衡御史大夫譚奏言帝王之事莫大乎承天之序承天之序莫重於郊祀故聖王盡心極慮以建其制祭天於南郊就陽之義也瘞地於北郊即陰

之象也天之於天子也因其所都而各饗焉往者孝武
皇帝居甘泉宫即於雲陽立泰畤祭於宫南今行常幸
長安郊見皇天反北之泰陰祠后土反東之少陽事與
古制殊又至雲陽行谿谷中阸陜且百里汾陰則渡大
川有風波舟楫之危皆非聖主所宜數乘郡縣治道共
張吏民困苦百官煩費勞所保之民行危險之地難以
奉神靈而祈福祐殊未合於承天子民之意昔者周文
武郊於豐鄗成王郊于雒邑由此觀之天隨王者所居

而饗之可見也甘泉泰畤河東后土之祠宜可徙置長安合於古帝王願與羣臣議定奏可大司馬車騎將軍許嘉等八人以為所從來久遠宜如故右將軍王商博士師丹議郎翟方進等五十人以為禮記曰燔柴於太壇祭天也瘞薶於大圻祭地也兆於南郊所以定天位也祭地於大折在北郊就陰位也郊處各在聖王所都之南北書曰越三日丁巳用牲于郊牛二周公加牲告徙新邑定郊禮於雒明王聖主事天明事地察天地明

察神明章矣天地以王者為主故聖王制祭天地之禮必於國郊長安聖主之居皇天所觀視也甘泉河東之祠非神靈所饗宜徙就正陽大陰之處違俗復古循聖制定天位如禮便於是衡譚奏議曰陛下聖德聰明上通承天之大典覽羣下使各悉心盡慮議郊祀之處天下幸甚臣聞廣謀從衆則合於天心故洪範曰三人占則從二人言言少從多之義也論當往古宜於萬民則依而從之違道寡與則廢而不行今議者五十八人其五

十人言當從之義皆著於經傳同於上世便於吏民八人不按經藝考古制而以為不宜無法之議難以定吉凶太誓曰正稽古立功立事可以永年丕天之大律詩曰毋曰高高在上陟降厥士日監在茲言天之日監王者之處也又曰迺眷西顧此維予宅言天以文王之都為居也宜於長安定南北郊為萬世基天子從之既定衡言甘泉泰畤紫壇八觚宣通象八方五帝壇周環其下又有羣神之壇以尚書禋六宗望山川徧羣神之義

紫壇有文章采鏤黼黻之飾及玉女樂石壇僊人祠瘞鸞路騂駒寓龍馬不能得其象於古臣聞郊紫壇饗帝之義埽地而祭上質也歌大呂舞雲門以竢天神歌大蔟舞咸池以竢地祇其牲用犢其席稾稭其器陶匏皆因天地之性貴誠上質不敢修其文也以為神祇功德至大雖修精微而備庶物猶不足以報功唯至誠為可致上質不飾以章天德紫壇僞飾女樂鸞路騂駒龍馬石壇之屬宜皆勿修衡又言王者本以其禮制事天地非

因異世所立而繼之今雍鄜密上下畤本秦侯各以其意所立非禮之所載術也漢興之初儀制未及定即且因奉故祠復立北畤今既稽古建定天地之大禮郊見上帝青赤白黄黑五方之帝皆畢陳各有位饌祭祀備具諸侯所妄造王者不當長遵及北畤未定時所立不宜復修天子皆從焉及陳寶祠由是皆罷明年上始祀南郊赦奉郊之縣及中都官耐罪囚徒是歲衡譚復條奏長安廚官縣官給祠郡國候神方士使者所祠凡六百

八十三所其二百八所應禮及疑無明文可奉祠如故其餘四百七十五所不應禮或復重請皆罷奏可本雍舊祠二百三所唯山川諸星十五所為應禮云若諸布諸嚴諸逐皆罷社主有五祠置其一又罷高祖所立梁晉秦荆巫九天南山萊中之屬及孝文渭陽孝武薄忌泰一三一黄帝冥羊馬行泰一皐山山君武夷夏后啓母石萬里沙八神延年之屬及孝宣參山蓬山之罘成山萊山四時蚩尤勞谷五牀僊人玉女徑路黄帝天神

原水之屬皆罷候神方士使者副佐本草待詔七十餘人皆歸家明年衡坐事免官爵衆庶多言不當變動祭祀者又初罷甘泉泰畤作南郊日大風壞甘泉竹宫折拔畤中林木十圍以上百餘天子異之以問劉向對曰家人尚不欲絶種祠況於國之神寶舊畤且甘泉汾陰及雍五畤始立皆有神祇感應然後營之非苟而已也武宣之世奉此三神禮敬敕備神光尤著祖宗所立神祇舊位誠未易動而始納貢禹之議後人相因多所動

搖易大傳曰誣神者殃及三世恐其咎不獨止禹等上意恨之後上以無繼嗣故令皇太后詔有司曰蓋聞王者承事天地交接泰一尊莫著於祭祀孝武皇帝大聖通明始建上下之祀營泰畤于甘泉定后土于汾陰而神祇安之饗國長久子孫蕃滋累世遵業福流于今今皇帝寬仁孝順奉循聖緒靡有大愆而久無繼嗣思其咎職殆在徙南北郊違先帝之制改神祇舊位失天地之心以妨繼嗣之福春秋六十未見皇孫食不甘味寢

不安席朕甚悼焉春秋大復古善順祀其復甘泉泰畤汾陰后土如故及雍五畤陳寶祠在陳倉者天子復親郊禮如前又復長安雍及郡國祠著明者且半後成都侯王商爲大司馬衛將軍輔政杜鄴說商曰東鄰殺牛不如西鄰之禴祭言奉天之道貴以誠質大得民心也行穢祀豐猶不蒙佑德修薦薄吉必大來古者壇場有常處燎禋有常用贊見有常禮犧牲玉帛雖備而財不匱車輿臣役雖動而用不勞是故每舉其禮助者歡說

大路所歷黎元不知今甘泉河東天地郊祀咸失方位違陰陽之宜及雍五祀皆曠遠奉尊之役休而復起繕治共張無解已時皇天著象殆可略知前上甘泉先敺失道禮月之夕奉引復迷祠后土還臨河當渡疾風起波船不可御又雍大雨壞平陽宮垣迺三月甲子震電灾林光宮門祥瑞未著咎徵仍臻迹三郡所奏皆有變故不答不饗何以甚此詩曰率由舊章舊章先王法度文王以之交神于祀子孫千億宜如異時公卿之議復還長

安南北郊後數年成帝崩皇太后詔有司曰皇帝即位思順天心遵經義定郊禮天下説憙懼未有皇孫故復甘泉泰畤汾陰后土庶幾獲福皇帝恨難之卒未得其祐其復南北郊長安如故以順皇帝之意也哀帝即位寢疾博延方術士京師諸縣皆有侍祠使者盡復前世所常興諸神祠官凡七百餘所一歲三萬七千祠云明年復令太皇太后詔有司曰皇帝孝順奉承聖業靡有解怠而久疾未瘳夙夜惟思殆繼體之君不宜改作其

復甘泉泰畤汾陰后土祠如故上亦不能親至遣有司行事而禮祠焉後三年哀帝崩平帝元始五年大司馬王莽奏言王者父事天故爵稱天子孔子曰人之行莫大於孝孝莫大於嚴父嚴父莫大於配天王者尊其考欲以配天縁考之意欲尊祖推而上之遂及始祖是以周公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禮記天子祭天地及山川歲徧春秋穀梁傳以十二月下辛卜正月上辛郊高皇帝受命因雍四畤起北畤而備

五帝未共天地之祀孝文十六年用新垣平初起渭陽五帝廟祭泰一地祇以太祖高皇帝配日冬至祠泰一夏至祠地祇皆并祠五帝而共一牲上親郊拜後平伏誅廼不復自親而使有司行事孝武皇帝祠雍曰今上帝朕親郊而后土無祠則禮不答也於是元鼎四年十一月甲子始立后土祠於汾陰或曰五帝泰一之佐宜立泰一五年十一月癸未始立泰一祠於甘泉三歲一郊與雍更祠亦以高祖配不歲事天皆未應古制建

始元年徙甘泉泰畤河東后土於長安南北郊永始元年三月以未有皇孫復甘泉河東祠綏和二年以卒不獲祐復長安南北郊建平三年懼孝哀皇帝之疾未瘳復甘泉汾陰祠竟復無福臣謹與太師孔光長樂少府平晏大司農左咸中壘校尉劉歆太中大夫朱陽博士薛順議郎國由等六十八人議皆曰宜如建始時丞相衡等議復長安南北郊如故莽又頗改其祭禮曰周官天墬之祀樂有别有合其合樂曰以六律六鐘五聲八

音六舞大合樂祀天神祭墬祇祀四望祭山川享先妣先祖凡六樂奏六歌而天墬神祇之物皆至四望蓋謂日月星海也三光高而不可得親海廣大無限界故其樂同祀天則天文從祭墬則墬理從三光天文也山川地理也天地合祭先祖配天先妣配墬其誼一也天墬合精夫婦判合祭天南郊則以墬配一體之誼也天墬位皆南鄉同席墬在東共牢而食高帝高后配于壇上西鄉后在北亦同席共牢牲用繭栗玄酒陶匏禮記曰

天子籍田千畝以事天墜繇是言之宜有黍稷天地用牲一燔尞瘞薶用牲一高帝高后用牲一天用牲左及黍稷燔尞南郊墜用牲右及黍稷瘞于北郊其旦東鄉再拜朝日其夕西鄉再拜夕月然後孝弟之道備而神祇嘉享萬福降輯此天墜合祀以祖妣配者也其別樂曰冬日至於墜上之圜丘奏樂六變則天神皆降夏日至於澤中之方丘奏樂八變則墜祇皆出天墜有常位不得常合此其各特祀者也陰陽之別於日冬夏至其會

也以孟春正月上辛若丁天子親合祀天墜于南郊以高帝高后配陰陽有離合易曰分陰分陽迭用柔剛以日冬至使有司奉祀南郊高帝配而望羣陽日夏至使有司奉祭北郊高后配而望羣陰皆以助致微氣通道幽弱當此之時后不省方故天子不親而遣有司所以正承天順地復聖王之制顯太祖之功也渭陽祠勿復修羣望未悉定定復奏奏可三十餘年間天墜之祠五徙焉郊祀志

西漢會要卷十